資治通鑑/卷2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二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

► 卷二百二十三

起重光赤奮若，盡昭陽單閼六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22卷

卷第二百二十二

【唐紀三十八】 起重光赤奮若，盡昭陽單閼六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下上元二年（辛丑，公元七六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卯，史思明改元應天。

張景超引兵攻杭州，敗李藏用將李強於石夷門。孫待封自武康南出，將會景超攻杭州，溫晁據險擊敗之；待封脫身奔烏程，李可封以常州降。丁未，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□恆。辛亥夜，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，西趣下蜀；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陵濟，東趣常州；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，壬子，濟江。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；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，會大風，五舟飄抵金山下，展屠其二舟，沉其三舟，神功不得度，還軍瓜洲。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，展擊之，不勝。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，可延歲月，展曰：「若事不濟，何用多殺人父子乎！死，早晚等耳！」遂更帥眾力戰。將軍賈隱林射展，中目而僕，遂斬之。劉殷、許嶧等皆死。隱林，滑州人

也。楊惠元等擊破王□恆於淮南，□恆引兵東走，至常熟，乃降。孫待封詣李藏用降。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，聞展死，悉以兵授張法雷，使攻杭州，景超逃入海。法雷至杭州，李藏用擊破之，餘黨皆平。平盧軍大掠十餘日。安、史之亂，亂兵不及江、淮，至是，其民始罹荼毒矣。

荊南節度使呂諲奏，請以江南之潭、岳、郴、邵、永、道、連，黔中之涪州，皆隸荊南；從之。

二月，奴剌、党項寇寶雞，燒大散關，南侵鳳州，殺刺史蕭心曳，大掠而西；鳳翔節度使李鼎追擊破之。

戊辰，新羅王金嶷入朝，因請宿衛。

或言：「洛中將士皆燕人，久戍思歸，上下離心，急擊之，可破也。」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為信然，屢言於上，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。光弼奏稱：「賊鋒尚銳，未可輕進。」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，勇而愎，麾下皆蕃、漢勁卒，恃功，多不法，郭子儀寬厚曲容之，每用兵臨敵，倚以集事；李光弼性嚴，一裁之以法，無所假貸。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，乃附朝恩，言東都可取。由是中使相繼，督光弼使出師，光弼不得已，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，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。

戊寅，陳於邙山。光弼命依險而陳，懷恩陳於平原，光弼曰：「依險則可以進，可以退；若平原，戰而不利則盡矣。思明不可忽也。」命移於險，懷恩復止之。史思明乘其陳未定，進兵薄之，官軍大敗，死者數千人，軍資器械盡棄之。光弼、懷恩渡河走保聞喜，朝恩、伯玉奔還陝，抱玉亦棄河陽走，河陽、懷州皆沒於賊。朝廷聞之，大懼，益兵屯陝。

李揆與呂諲同為相，不相悅。諲在荊南，以善政聞，揆恐其復入相，奏言置軍湖南非便，又陰使人如荊、湖求諲過失。諲上疏訟揆罪，癸未，貶揆袁州長史，以河中節度使蕭華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史思明猜忍好殺，群下小不如意，動至族誅，人不自保。朝義，其長子也，常從思明將兵，頗謙謹，愛士卒，將士多附之；無寵于思明，思明愛少子朝清，使守范陽，常欲殺朝義，立朝清為太子，左右頗洩其謀。思明既破李光弼，欲乘勝西入關，使朝義將兵為

前鋒，自北道襲陝城，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。三月，甲午，朝義兵至礓子嶺，衛伯玉逆擊，破之。朝義數進兵，皆為陝兵所敗。思明退屯永寧，以朝義為怯，曰：「終不足成吾事！」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。戊戌，命朝義築三隅城，欲貯軍糧，期一日畢，朝義築畢，未泥，思明至，詬怒之，令左右立馬監泥，斯須而畢。思明又曰：「俟克陝州，終斬此賊。」朝義憂懼，不知所為。

思明在鹿橋驛，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；朝義宿於逆旅，其部將駱悅、蔡文景說朝義曰：「悅等與王，死無日矣！自古有廢立，請召曹將軍謀之。」朝義俯首不應。悅等曰：「王苟不許，悅等今歸李氏，王亦不全矣。」朝義泣曰：「諸君善為之，勿驚聖人！」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，至，則以其謀告之；曹將軍知諸將盡怨，恐禍及己，不敢違。是夕，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，宿衛兵怪之，畏曹將軍，不敢動。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，值思明如廁，問左右，未及對，已殺數人，左右指示之。思明聞有變，逾垣至廄中，自備馬乘之，悅人兼人周子俊射之，中臂，墜馬，遂擒之。思明問：「亂者為誰？」悅曰：「奉懷王命。」思明曰：「我朝來語失，宜其及此。然殺我太早，何不待我克長安！今事不成矣。」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，囚之，還報朝義曰：「事成矣」。朝義曰：「不驚聖人乎？」悅曰：「無。」時周摯、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，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，摯驚倒於地；朝義引軍還，摯、叔冀來迎，悅等勸朝義執摯，殺之。軍至柳泉，悅等恐眾心未壹，遂縊殺思明，以氈裹其屍，橐駝負歸洛陽。

朝義即皇帝位，改元顯聖。密使人至范陽，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並不附己者數十人。其黨自相攻擊，戰城中數月，死者數千人，范陽乃定。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尹、燕京留守。時洛陽四面數百里，州、縣皆為丘墟，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，與思明等夷，朝義召之，多不至，略相羈縻而已，不能得其用。

李光弼上表，固求自貶；制以開府儀同三司、侍中，領河中節度使。

術士長壑鎮將朱融與左武衛將軍竇如玢等謀奉嗣岐王珍作亂，金吾將軍邢濟告之。夏，四月，乙卯朔，廢珍為庶人，溱州安置，其黨皆伏誅。珍，業之子也。丙辰，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。鎬嘗買珍宅故也。

己未，以吏部侍郎裴遵慶為黃門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乙亥，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，斬首五千餘級。

丁丑，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。

壬午，梓州刺史段子璋反，子璋驍勇，從上皇在蜀有功，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之，子璋舉兵，襲奐於綿州。道過遂州，刺史虢王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，子璋殺之。李奐戰敗，奔成都，子璋自稱梁王，改元黃龍，以綿州為龍安府，置百官，又陷劍州。

五月，己丑，李光弼自河中入朝。

初，李輔國與張後同謀遷上皇於西內。是日端午，山人李唐見上，上方抱幼女，謂唐曰：「朕念之，卿勿怪也。」對曰：「太上皇思見陛下，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。」上泫然泣下，然畏張後，尚不敢詣西內。

癸巳，党項寇寶雞。初，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汴節度使，將數千兵戍滑台。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，徙屯杏園度。思明疑之，遣其將薛岌圍之。彰與岌戰，大破之，因隨萬定入朝。甲午，以彰為滑、衛等六州節度使。

戊戌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，破之。

乙未，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奐共攻綿州，庚子，拔之，斬段子璋。

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、太尉兼侍中，都統河南、淮南東西、山南東、荊南、江南西、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，出鎮臨淮。

六月，甲寅，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。

江淮都統李峘畏失守之罪，歸咎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，丙子，令儀坐除名，長流康州；加田神功開府儀同三司，徙徐州刺史；征李峘、鄧景山還京師。

戊寅，党項寇好畤。

秋，七月，癸未朔，日有食之，既，大星皆見。

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使。

八月，癸丑朔，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。乙未，輔國赴上，宰相朝臣皆送之，御廚具饌，太常設樂。輔國驕縱日甚，求為宰相。上曰：「以卿之功，何官不可為，其如朝望未允何！」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薦己。上密謂蕭華曰：「輔國求為宰相，若公卿表來，不得不與。」華出，問冕，曰：「初無此事，吾臂可斷，宰相不可得！」華入言之，上大悅；輔國銜之。

己巳，李光弼赴河南行營。

辛巳，以殿中監李若幽為朔方、鎮西、北庭、興平、陳鄭等節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，鎮絳州，賜名國貞。

九月，甲申，天成地平節。上於三殿置道場，以宮人為佛菩薩，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，召大臣膜拜圍繞。

壬寅，制去尊號，但稱皇帝；去年號，但稱元年；以建子月為歲首，月皆以所建為數；因赦天下。停京兆、河南、太原、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。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望京官及郎官、御史、刺史，令舉一人自代，觀其所舉，以行殿最。

江、淮大饑，人相食。

冬，十月，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。會支度租庸使以劉展之亂，諸州用倉庫物無准，奏請征驗。時倉猝募兵，物多散亡，征之不足，諸將往往賣產以償之。藏用恐其及己，嘗與人言，頗有悔恨。其牙將高干挾故怨，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，先以兵襲之，藏用走，干追斬之。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以驗之，將吏畏，皆附成其狀。獨孫待封堅言不反，圓命引出斬之。或謂曰：「子何不從眾以求生！」待封曰：「吾始從劉大夫，奉詔書來赴鎮，人謂吾反；李公起兵滅齊大夫，今又以李公為反。如此，誰則非反者，庸有極乎！吾寧就死，不能誣人以非罪。」遂斬之。

建子月，壬午朔，上受朝賀，如正旦儀。

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，事連司農卿嚴莊，俱下獄。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。上

尋敕出莊，引見。莊怨晏，因言晏與臣言，常道禁中語，矜功怨上。丁亥，貶晏通州刺史，莊難江尉，謙伏誅。戊子，御史中丞元載為戶部侍郎，充句當度支、鑄錢、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。載初為度支郎中，敏悟善奏對，上愛其才，委以江淮漕運，數月，遂代劉晏，專掌財利。

戊戌，冬至；己亥，上朝上皇於西內。

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，拔永寧，破澠池、福昌、長水等縣。

己酉，上朝獻太清宮；庚戌，享太廟、元獻廟。建丑月，辛亥朔，祀圜丘、太一壇。

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，救援既絕，又為奚所侵，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，破之，因引兵而南。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下寶應元年（壬寅，公元七六二年）

建丙月，甲申，追尊靖德太子琮為奉天皇帝，妃竇氏為恭應皇后，丁酉，葬於齊陵。

甲辰，吐蕃遣使請和。

李光弼拔許州，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；朝義將史參救之，丙午，戰於城下，又破之。

戊申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渡河而會田神功、能元皓於兗州。

租庸使元載以江、淮雖經兵荒，其民比諸道猶有資產，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，計其大數而征之；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，不問負之有無，資之高下，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，籍其所有而中分之，甚者什取八九，謂之白著。有不服者，嚴刑以威之。民有蓄谷十斛者，則重足以待命，或相聚山澤為群盜，州縣不能制。

建卯月，辛亥朔，赦天下；復以京兆為上都，河南為東都，鳳翔為西都，江陵為南都，太原為北都。

奴剌寇成固。初，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，資儲豐衍，贍軍之外，積米百萬斛，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。思禮薨，管崇嗣代之，為政寬弛，信任左右，數月間，耗散殆盡，惟陳腐米萬餘斛在。上聞之，以鄧景山代之。景山至，則鉤校所出入，將士輩多有隱沒，皆懼。有裨將抵罪當死，諸將請之，不許；其弟請代兄死，亦不許；請入一馬以贖死，乃許之。諸將怒曰：「我輩曾不及一馬乎！」遂作亂，癸丑，殺景山。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，不復推究亂者，遣使慰諭以安之。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、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。己未，以雲京為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使。雲京奏張光晟為代州刺史。

絳州素無儲蓄，民間饑，不可賦斂，將士糧賜不充，朔方等諸道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；朝廷未報，軍中咨怨。突將王元振將作亂，矯令於眾曰：「來日修都統宅，各具畚鍤，待命於門。」士卒皆怒，曰：「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！」乙丑，元振帥其徒作亂，燒牙城門。國貞逃於獄，元振執之，置卒食於彰，曰：「食此而役其力，可乎？」國貞曰：「修宅則無之，軍食則屢奏而未報，諸君所知也。」眾欲退。元振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何必更問！都統不死，則我輩死矣。」遂拔刃殺之。鎮西、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，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，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，朝廷因而授之。

戊辰，淮西節度使王仲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，為賊所虜，淮西震駭。會侯希逸、田神功、能元皓攻汴州，朝義召欽讓兵救之。

絳州諸軍剽掠不已，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，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，辛未，以郭子儀為汾陽王，知朔方、河中、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、定國等軍副元帥，發京師絹四萬匹、布五萬端、米六萬石以給絳軍。

建辰月，庚寅，子儀將行，時上不豫，群臣莫得進見。子儀請曰：「老臣受命，將死於外，不見陛下，目不瞑矣！」上召入臥內，謂曰：「河東之事，一以委卿。

史朝義遣兵圍李抱玉於澤州，子儀發定國軍救之，乃去。

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。瑱樂在襄陽，其將士亦愛之，乃諷所部將吏上表留之，行及鄧州，復令還鎮。荊南節度使呂諲、淮西節度使王仲升及中使往來者言：「瑱曲收眾心，恐久難制。」上乃割商、金、均、房別置觀察使，令瑱止領六州。會謝欽讓圍王仲長升於申州數月，瑱怨之，按兵不救，仲升竟敗沒。行軍司馬裴□謀奪瑱位，密表瑱倔強難制，請以兵襲取之，上以為然。癸巳，以瑱為淮西、河南十六州節度使，外示寵

任，實欲圖之。密敕以□代瑱為襄、鄧等州防禦使。

甲午，奴剌寇梁州，觀察使李勉棄城走，以邠州刺史河西臧希讓為山南西道節度使。丙申，党項寇奉天。

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。庚午，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尹。載詣輔國固辭，輔國識其意；壬寅，以司農卿陶鋭為京兆尹。輔國言蕭華專權，請罷其相，上不許。輔國固請不已，乃從之，仍引元載代華。戊申，華罷為禮部尚書，以載同平章事，領度支、轉運如故。

建巳月，庚戌朔，澤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。

壬子，楚州刺史崔侁表稱，有尼真如，恍惚登天，見上帝，賜以寶玉十三枚，云：「中國有災，以此鎮之。」群臣表賀。

甲寅，上皇崩於神龍殿，年七十八。乙卯，遷坐於太極殿。上以寢疾，發哀於內殿，群臣發哀於太極殿。蕃官髡面割耳者四百餘人。丙辰，命苗晉卿攝冢宰。上自仲春寢疾，聞上皇登遐，哀慕，疾轉劇，乃命太子監國。甲子，制改元；復以建寅為正月，月數皆如其舊；赦天下。

初，張後與李輔國相表裡，專權用事，晚年，更有隙。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。上疾篤，後召太子謂曰：「李輔國久典禁兵，制敕皆從之出，擅逼遷聖皇，其罪甚大，所忌者吾與太子。今主上彌留，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，不可不誅。」太子泣曰：「陛下疾甚危，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，一日不告而誅之，必致震驚，恐不能堪也。」後曰：「然則太子姑歸，吾更徐思之。」太子出，後召越王系謂曰：「太子仁弱，不能誅賊臣，汝能之乎？」對曰：「能。」系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，授甲於長生殿後。乙丑，後以上命召太子。元振知其謀，密告輔國，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，太子至，以難告。太子曰：「必無是事。主上疾，亟召我，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！」元振曰：「社稷事大，太子必不可入。」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，且以甲卒守之。是夜，輔國、元振勒兵三殿，收捕越王系、段恆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，系之。以太子之命遷後於別殿。時上在長生殿，使者逼後下殿，並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，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。丁卯，上崩。輔國等殺後並系及兗王僩。是日，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，敘上皇晏駕，拜哭，始行監國之令。戊辰，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，宣遺

詔。己巳，代宗即位。

高力士遇赦還，至朗州，聞上皇崩，號慟，嘔血而卒。

甲戌，以皇子奉節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。

李輔國恃功益橫，明謂上曰：「大家但居禁中，外事聽老奴處分。」上內不能平，以其方握禁兵，外尊禮之。乙亥，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，事無大小皆咨之，群臣出入皆先詣，輔國亦晏然處之。以內飛龍廄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。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、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皆流黔中。

初，李國貞治軍嚴，朔方將士不樂，皆思郭子儀，故王元振因之作亂。子儀至軍，元振自以為功，子儀曰：「汝臨賊境，輒害主將，若賊乘其釁，無絳州矣。吾為宰相，豈受一卒之私邪！」五月，庚辰，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，皆殺之。辛雲京聞之，亦推按鄧景山者數十人，誅之。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。

壬午，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。

党項寇同官、華原。

甲申，以平盧節度使侯希逸為平盧、青、淄等六州節度使，由是青州節度有平盧之號。

乙酉，徙奉節王適為魯王。

庚寅，追尊上母吳妃為皇太后。

壬辰，貶禮部尚書蕭華為峽州司馬。元載希李輔國意，以罪誣之也。

敕乾元大小錢皆一當一，民始安之。

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，城中食盡，將陷，刺史李岑不知所為。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：「倉中猶有麴數千斤，請屑食之；不過二十日，李太尉必救我。城東南隅最危，昌請守之。」李光弼至臨淮，諸將以朝義兵尚強，請南保揚州。光弼曰：「朝廷倚我以為安危，我

復退縮，朝廷何望！且吾出其不意，賊安知吾之眾寡！」遂徑趣徐州，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，大破之。先是，田神功既克劉展，留連揚州未還，太子賓客尚衡與左羽林大將軍殷仲卿相攻於兗、鄆，聞光弼至，憚其威名，神功遽還河南，衡、仲卿相繼入朝。

光弼在徐州，惟軍旅之事自決之，自餘眾務，悉委判官張參。參吏事精敏，區處如流，諸將白事，光弼多令與參議之，諸將事如光弼，由是軍中肅然，東夏以寧。先是，田神功起偏裨為節度使，留前使判官劉位等於幕府，神功皆平受其拜；及見光弼與參抗禮，乃大驚，遍拜位等曰：「神功出於行伍，不知禮儀，諸君亦胡為不言，成神功之過乎！」

丁酉，赦天下。

立皇子益昌王邈為鄭王，延為慶王，迥為韓王。

來瑱聞徙淮西，大懼，上言：「淮西無糧，請俟收麥而行。」又諷將吏留己。上欲姑息無事，壬寅，復以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。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，密言於上，請稍加裁製。六月，己未，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，餘如故，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，仍遷輔國出居外第。於是道路相賀。輔國始懼，上表遜位。辛酉，罷輔國兼中書令，進爵博陸王。輔國入謝，憤咽而言曰：「老奴事郎君不了，請歸地下事先帝！」上猶慰諭而遣之。

壬戌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。

襄鄧防禦使裴谷屯穀城，既得密敕，即帥麾下二千人沿漢趣襄陽；己巳，陳於谷水北。瑱以兵逆之，問其所以來，對曰：「尚書不不受朝命，故來。若受代，謹當釋兵。」瑱曰：「吾已蒙恩，復留鎮此，何受代之有！」因取敕及告身示之，瑱驚惑。瑱與副使薛南陽縱兵夾擊，大破之，追擒□於申口，送京師；賜死。

乙亥，以通州刺史劉晏為戶部侍郎兼京兆尹，充度支、轉運、鹽鐵、鑄錢等使。

秋，七月，壬辰，以郭子儀都知朔方、河東、北庭、潞、儀、澤、沁、陳、鄭等節度行營及興平等軍副元帥。

癸巳，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，以兵守要害，拒嚴武，武不得進。

八月，桂州刺史刑濟討西原賊帥吳功曹等，平之。

己未，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勇所殺，劍南悉平。

乙丑，山南東道節度使瑱入朝謝罪，上優待之。

己巳，郭子儀自河東入朝。時程元振用事，忌子儀功高任重，數譖之於上。子儀不自安，表請解副元帥、節度使。上慰撫之，子儀遂留京師。

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，改元寶勝；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。李光弼遣兵擊晁於衢州，破之。

乙亥，徙魯王適為雍王。

九月，庚辰，以來瑱為兵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、知山南東道節度使。

乙未，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。

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，議事有與程元振相違者，丙申，貶冕施州刺史。

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，修舊好，且徵兵討史朝義。清潭至其庭，回紇登裡可汗已為朝義所誘，云「唐室繼有大喪，今中原無主，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。」可汗信之。清潭致敕書曰：「先帝雖棄天下，今上繼統，乃昔日廣平王，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。」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，見州、縣皆為丘墟，有輕唐之志，乃困辱清潭。清潭遣使言狀，且曰：「回紇舉國十萬眾至矣！」京師大駭。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。初，毘伽闕可汗為登裡求婚，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，為登裡可敦，可汗請與懷恩相見，懷恩時在汾州，上令往見之，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，可汗悅，遣使上表，請助國討朝義。可汗欲自蒲關入，由沙苑出潼關東向，藥子昂說之曰：「關中數遭兵荒，州縣蕭條，無以供擬，恐可汗失望；賊兵盡在洛陽，請自土門略邢、洺、懷、衛而南，得其資財以充軍裝。」可汗不從；又請「自太行南下據河陰，扼賊咽喉」，亦不從；又請「自陝州大陽津渡河，食太原倉粟，與諸道俱進」，乃從之。

袁晁陷信州。

冬，十月，袁晁陷溫州、明州。

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。辛酉，辭行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、魏琚為左、右廂兵馬使，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，給事中李進為行軍司馬，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，進討史朝義。上欲以郭子儀為適副，程元振、魚朝恩等沮之而止。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，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適。

上在東宮，以李輔國專橫，心甚不平，及嗣位，以輔國有殺張後之功，不欲顯誅之。壬戌夜，盜入其第，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。敕有司捕盜，遣中使存問其家，為刻木首葬之，仍贈太傅。

丙寅，上命僕固懷恩與母、妻俱詣行營。

雍王適至陝州，回紇可汗屯於河北，適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。可汗責適不拜舞，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。回紇將軍車鼻曰：「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，可汗於雍王，叔父也，何得不拜舞」子昂曰：「雍王，天子長子，今為元帥。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！」且兩宮在殯，不應舞蹈。」力爭久之，車鼻遂引子昂、魏琚、韋少華、李進各鞭一百，以適年少未諳事，遣歸營。琚、少華一夕而死。

戊辰，諸軍發陝州，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，陝西節度使郭英乂、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，自澠池入；潞澤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；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；雍王留陝州。辛未，懷恩等軍於同軌。

史朝義聞官軍將至，謀於諸將。阿史那承慶曰：「唐若獨與漢兵來，宜悉眾與戰；若與回紇俱來，其鋒不可當，宜退守河陽以避之。」朝義不從。壬申，官軍至洛陽北郊，分兵取懷州；癸酉，拔之。乙亥，官軍陳於橫水。賊眾數萬，立柵自固，懷恩陳於西原以當之。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，表裡合擊，大破之。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，陳於昭覺寺，官軍驟擊之，殺傷甚眾，而賊陳不動；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，賊雖多死者，陳亦如初。鎮西節度使馬璘曰：「事急矣！」遂單騎奮擊，奪賊兩牌，突入萬眾中。賊左右披靡，大軍乘之而入，賊眾大敗；轉戰於石榴園、老君廟，賊又敗；人馬相蹂踐，

填尚書谷，斬首六萬級，捕虜二萬人，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。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，獲其中書令許叔冀、王胄等，制釋之。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，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，至鄭州，再戰皆捷。朝義至汴州，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；朝義奔濮州，獻誠開門出降。

回紇入東京，肆行殺略，死者萬計，火累旬不滅。朔方、神策軍亦以東京、鄭、汴、汝州皆為賊境，所過虜掠，三月乃已，比屋蕩盡，士民皆衣紙。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，留其將安恪守之。

十一月，丁丑，露布至京師。

朝義自濮州北渡河，懷恩進攻滑州，拔之，追敗朝義於衛州。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，復來拒戰；僕固瑒擊破之，長驅至昌樂東。朝義帥魏州兵來戰，又敗走。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、衛、洺、邢四州降於陳鄭、澤潞節度使李抱玉，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恆、趙、深、定、易五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。嵩，楚玉之子也。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，按其部伍，嵩等皆受代；居無何，僕固懷恩皆令復位。由是抱玉、雲京疑懷恩有貳心，各表言之，朝廷密為之備；懷恩亦上疏自理，上慰勉之。辛巳，制：「東京及河南、北受偽官者，一切不問。」

己丑，以戶部侍郎劉晏兼河南道水陸轉運都使。

丁酉，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，統恆、趙、深、定、易五州，賜姓李，名寶臣。初，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，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：「今河東兵精銳，出境遠鬥，不可敵也。且吾以寡當眾，以曲遇直，戰則必離，守則必潰，公其圖之。」寶臣乃撤守備，舉五州來降。及復為節度使，以武俊之策為善，擢為先鋒兵馬使。武俊，本契丹也，初名沿諾干。

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，請以副元帥讓之。己亥，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，加左僕射兼中書令、單于、鎮北大都護、朔方節度使。

史朝義走至貝州，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，僕固瑒追之至臨清。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，瑒設伏擊走之。回紇又至，官軍益振，遂逐之；大戰於下博東南，賊大敗，積屍擁流而下，朝義奔莫州。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、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、辛雲京

會於下博，進圍朝義於莫州，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。

十二月，庚申，初以太祖配天地。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下廣德元年（癸卯，公元七六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卯，追謚吳太后曰章敬皇后。

癸未，以國子祭酒劉晏為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，度支等使如故。

初，來瑱在襄陽，程元振有所請托，不從；及為相，元振譖瑱言涉不順。王仲升在賊中，以屈服得全，賊平得歸，與元振善，奏瑱與賊合謀，致仲升陷賊。壬寅，瑱坐削官爵，流播州，賜死於路。由是籓鎮皆切齒於元振。

史朝義屢出戰，皆敗，田承嗣說朝義，令親往幽州發兵，還救莫州，承嗣自請留守莫州。朝義從之，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。朝義既去，承嗣即以城降，送朝義母、妻、子於官軍。於是僕固瑒、侯希逸、薛兼訓等帥眾三萬追之，及于歸義，與戰，朝義敗走。

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，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，朝義至范陽，不得入。官軍將至，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、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，因責以君臣之義，抱忠對曰：「天不祚燕，唐室復興。今既歸唐矣，豈可更為反覆，獨不愧三軍邪！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，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。且田承嗣必已叛矣，不然，官軍何以得至此！」朝義大懼，曰：「吾朝來未食，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！」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。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，並拜辭而去，朝義涕泣而已，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。東奔廣陽，廣陽不受；欲北入奚、契丹，至溫泉柵，李懷仙兵追及之；朝義窮蹙，縊於林中，懷仙取其首以獻。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。

甲辰，朝義首至京師。

閏月，己酉夜，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，突入鴻臚寺，門司不敢遏。

癸亥，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、衛、邢、洺、貝、磁六州節度使，田承嗣為魏、博、德、滄、瀛五州都防禦使，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、盧龍節度使。時河北諸州皆已降，嵩等迎僕固懷恩，拜於馬首，乞行間自效；懷恩亦恐賊平寵衰，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，自為黨援。朝廷亦厭苦兵革，敬冀無事，因而授之。

回紇登裡可汗歸國，其部眾所過抄掠，廩給小不如意，輒殺人，無所忌憚。陳鄭、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，人人辭憚，趙城尉馬燧獨請行。比回紇將至，燧先遣人賂其渠帥，約毋暴掠，帥遣之旗曰：「有犯令者，君處戮之。」燧取死囚為左右，小有違令，立斬之。回紇相顧失色，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。抱玉奇之，燧因說抱玉曰：「燧與回紇言，頗得其情。僕固懷恩恃功驕蹇，其子瑒好勇而輕，今內樹四帥，外交回紇，必有窺河東、澤潞之志，宜深備之。」抱玉然之。初，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，累遷右兵馬使。崇義有勇力，能卷鐵舒鉤，沉毅寡言，得眾心。瑱之入朝也，命諸將分戍諸州；瑱死，戍者皆奔歸襄陽。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，至汝州，聞瑱死，引兵還襲襄州；左兵馬使李昭拒之，充奔房州。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，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為長，久之不決，眾皆曰：「兵非梁卿主之不可。」遂推崇義為帥。崇義尋昭及南陽，以其狀聞，上不能討。三月，甲辰，以崇義為襄州刺史、山南東道節度留後。崇義奏改葬瑱，為之立祠，不居瑱聽事及正堂。

辛酉，葬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於泰陵；廟號玄宗。庚午，葬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於喬陵；廟號肅宗。

夏，四月，庚辰，李光弼奏擒袁晁，浙東皆平。時晁聚眾近二十萬，轉攻州縣，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。伯儀，魏州人也。

郭子儀數上言：「吐蕃、党項不可忽，宜早為之備。」辛丑，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於吐蕃，為虜所留，二年乃得歸。

群臣三上表請立太子；五月，癸卯，詔許俟秋成議之。

丁卯，制分河北諸州：以幽、莫、媯、檀、平、薊為幽州管；恆、定、趙、深、易為成德軍管；相、貝、邢、洺為相州管；魏、博、德為魏州管；滄、棣、冀、瀛為青淄管；懷、衛、河陽為澤潞管。

六月，癸酉，禮部侍郎華陰楊綰上疏，以為：「古之選士必取行實，近世專尚文辭。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，猶試策而已；至高宗時，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，明經加帖，從此積弊，轉而成俗。朝之公卿以此待士，家之長老以此訓子，其明經則誦貼括以求僥倖。又，舉人皆令投牒自應，如此，欲其返淳樸，崇廉讓，何可得也！請令縣令察孝廉，取行著鄉閭、學知經術薦之於州。刺史考試，升之於省。任各佔一經，朝廷擇儒學之士，問經義二十條，對策三道，上第即注官，中第得出身，下第罷歸。又，道舉亦非理國所資，望與明經、進士並停。」上命諸司通議，給事中李棲筠、左丞賈至、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。至議以為：「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，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，風流頹弊，誠當厘改。然自東晉以來，人多僑寓，士居鄉土，百無一二；請兼廣學校，保桑梓者鄉里舉焉，在流寓者癘序推焉。」敕禮部具條目以聞。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。

庚寅，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。承嗣舉管內戶口，壯者皆籍為兵，惟使老弱耕稼，數年間有眾十萬；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，謂之牙兵。同華節度使李懷讓為程元振所譖，恐懼，自殺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